

老子道德經解題及讀法

中央社会主义学院
图书馆
★ 藏书 ★



B223.1/4

7296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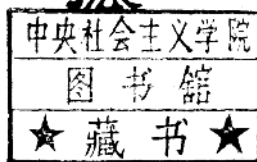


200114072

钱基博述

老子道德經解題及讀法

中国书店影印



据大华书局1934年版影印

老子道德经解题及读法

·
中国书店出版

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发行 通县财联印刷厂印刷

·
787×1092 1/32 印张：1.5

1988年10月第1版 1988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00 001 — 10 200

定价：0.45元

老子道德經解題及讀法

目次

一 老子	二
二 老子道德經	二〇
三 道德經之本子	二五
四 道德經之讀法	三〇
第一通其指意	三一
第二審其篇章	三六
第三旁稽諸子	三九
第四會聚衆註	四〇

老子道德經解題及讀法

無錫錢基博述

班固曰：『道家者流，其原出於史官。』其傳書莫著於老子。孔子當周衰，以聖德不得位，序詩、書、禮、樂爲儒宗，而見規於老子。其事見莊子太史公書者，具可徵信。老子生並孔子，孔子所嚴事，而其爲書簡易條暢，利以排偶，間以語已，不爲鉤棘，文章迺與論語類。至云：『玄同以爲體，因循以爲用，無成勢，無常形。』則勝民久國之道，雖孔子莫之尙也。然當孔子之時，其道未大顯。至戰國，世益陵夷，狙詐爭戰之風日熾，賢者自放，不得志，痛其時諸侯王亡慮，皆爲民害，而世儒又貌襲多僞，乃發憤取老子之說，務推本言之以拯其失，則莊周之徒興焉。其詞洗洋放恣，以適己，其意則重可悲矣！秦得天下，益尙詐力，燒詩書，民萌凋瘵，天下滋欲休息慕黃老之無爲，載其清靜，民以寧一。質文異尙，時各宜也。上自文景之君，蕭曹之相，國儒者司馬氏父子賈誼之論大道，皆右黃老。黃老之學，於是爲極盛，而諸儒老師區區守詩書燬

棄之餘，蒐殘討遺，用力至勤苦。六經始萌芽向明，然道之稱，卒專於黃老。正始以來，士大夫尙清談，崇尚高致，人人言老莊，卒放棄禮法，天下大亂。老莊氏之教，外形骸，生死寧靜自勝，王衍、何晏之倫，溺心勢物，殆不啻與之背馳絕遠。而老莊不幸蒙其名，是故其學盛於漢，而貌襲於魏。晉既以爲世詬病，高明邁俗之士，知名物訓詁之學，弱於德，強於物，未足彌道之量，而假說於浮屠，藉以明心見性焉。烏虜！道家微而釋氏興，其道有相因也。士不幸生末世，波譎雲詭，情僞萬狀。老子之學，澹泊無爲，卽不善國亦以自寧。因撰是篇，以詔學者。

一 老子

老子者，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。

按：太史公書傳周秦諸子詳其色里者，獨孔子世家曰：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，老子列傳曰：老子者，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。皆所記若屬西

粵人，孟軻蜀人，張儀魏人，則記其國而不地。若莊子家人，申不害京人，則記其地而不國。若蘇秦東周洛陽人，李斯楚上蔡人，則并國與地記之，亦不及其色里。名耳，字聃，姓李氏，周守藏室

之史也。按後漢書禮志記：草明注，引史記以上老子墨真，姓名，仕隱。孔子西藏書於周室。子路謀曰：『由聞周之徵藏史

有老聃者，免而歸居。夫子欲藏書，則試往因焉。『孔子曰：『善！』往見老聃，而老聃不許。於是繙十二經以說。禮記明經集傳文曰：十二經成者云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，又加六緯，合爲十二經也。老聃中其說，曰：『大謾！願聞其安。』孔子曰：『要在仁義。』老聃曰：『請問仁義，人之性邪？』孔子曰：『然！君子不仁則不成，不義則不生。仁義，真人之性也；又將奚爲矣？』老聃曰：『請問何謂仁義？』孔子曰：『中心物愷，兼愛無私，此仁義之情也。』老聃曰：『噫！幾乎後言！夫兼愛，不亦迂乎！無私焉，乃私也！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？』則天地固有常矣，日月固有明矣，星辰固有列矣，禽獸固有羣矣，樹木固有立矣。夫子亦放德而行，循道而趨，已至矣！又何偈偈乎揭仁義，若擊鼓而求亡子焉？莊子天運篇。夫播糠眯目，則天地四方易位矣；蚊虻嚙膚，則通宵不寐矣！夫仁義憊然乃憤吾心，亂莫大焉！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，吾子亦放風而動，總德而立矣！夫鵠不日浴而白，烏不日黔而黑，黑白之朴，不足以爲辯。名譽之觀，不足以爲廣。泉涸，魚相與處於陸，相呴以溼，相濡以沫，不若相忘於江湖！』孔子見老聃歸，三日不談。弟子問曰：『夫子見老聃，亦將何規哉？』

孔子曰：『吾乃今於是乎見龍！龍合而成體，散而成章，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。予口張而不能喻，予又何規老聃哉！』子貢曰：『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，雷聲而淵默，發動如天地者乎？賜亦可得而觀乎？』遂以孔子聲見老聃。老聃方將偃堂而應，徵曰：『予年運而往矣！子將何以戒我乎？』子貢曰：『夫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，其係聲名一也；而先生獨以爲非聖人，如何哉！』老聃曰：『小子少進！子何以謂不同？』對曰：『堯授舜，舜授禹，禹用力而湯用兵，文王順紂而不敢逆，武王逆紂而不肯順，故曰不同。』老聃曰：『小子少進！余語女三王五帝之治天下，黃帝之治天下，使民心一；民有其親，死不哭，而民不非也。堯之治天下，使民心親；民有爲其親，殺其殺，而民不非也。舜之治天下，使民心競；民孕婦十月生子，子生五月而能言，不至乎孩而始誰，則人始有夭矣！禹之治天下，使民心變；人有心而兵有順，殺盜非殺，人自爲種而天下耳；是以天下大駭，儒墨皆起！其作始有倫，而今乎婦女，何言哉！余語女三王五帝之治天下，名曰治之而亂，莫甚焉！三王之知，上悖日月之明，下睽山川之精，

中墮四時之施，其知慊於螭蜺之尾，鮮規之獸，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；而猶自以爲聖人，不可恥乎？其無恥也！』子貢蹴蹴然不安。孔子謂老聃曰：『丘治詩、書、禮、樂、易、春秋六經，自以爲久矣，孰知其故矣！以奸者七十二君，論先王之道，而明周召之迹，一君無所鈎用，甚矣夫人之難說也。道之難明邪？』老子曰：『幸矣！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！夫六經，先王之陳迹也，豈其所以迹哉！今子之所言，猶迹也。夫迹，履之所出，而迹豈履哉！夫白鵠之相視，眸子不運而風化，蟲雄鳴於上風，雌應於下風，而風化，類自爲雌雄，故風化，性不可易，命不可變，時不可止，道不可壅，苟得於道，無自而不可失焉者，無自而可。』孔子不出，三月復見曰：『丘得之矣！鳥鵲孺，魚傳沫，細腰者化，有弟而兄啼，久矣夫！丘不與化爲人，不與化爲人，安能化人？』老子曰：『可！丘得之矣！』按莊子天運篇：以上孔子見老子而語仁義。按莊子天運篇：孔子見老聃，纔十二經以說曰：『要在仁義。』天運篇載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。老聃所以難之者，辭意略同，疑是一事。附記，故節并之。此即史記本傳載：孔子適周，請弟子所本也。孔子見老聃，老聃新沐，方將被髮而乾，慙然似非人。孔子便而待之，少焉見曰：『丘也眩與？其信然與？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，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！』老

聃曰：『吾游於物之初。』孔子曰：『何謂邪？』曰：『心困焉而不能知，口辟焉而不能言，嘗爲女譏乎？其將至陰肅肅，至陽赫赫，肅肅出乎天，赫赫發乎地，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；或爲之紀而莫見其形，消息滿虛，一晦一明，日改月化，日有所爲而莫見其功。生有所乎萌，死有所乎歸，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其所窮。非是也，且孰爲之宗？』孔子曰：『請問游是。』老聃曰：『夫得是，至美至樂也；得至美而游乎至樂，謂之至人。』孔子曰：『願聞其方。』曰：『草食之獸，不疾易馱；水生之蟲，不疾易水；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，喜怒哀樂，不入於胸次。夫天下也者，萬物之所一也；得其所以一而同焉，則四支百體，將爲塵垢，而死生終始，將爲晝夜，而莫之能滑，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？棄隸者若棄泥塗，知身貴於隸也，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，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，夫孰足以患心！已爲道者解乎此！』孔子曰：『夫子德配天地，而猶偃至言以修心，古之君子，孰能脫焉？』老聃曰：『不然！夫水之於汭也，無爲而才自然矣！至人之於德也，不修而物不能離焉；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，日月之自明，夫何修？』

焉！』孔子出，以告顏回曰：『丘之於道也，其猶醯醢與！微夫子之發吾覆也，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！』『發莊子田子方篇。』孔子問於老聃曰：『今日晏閒，敢問至道？』老聃曰：『汝齋戒，疏瀹而心，澡雪而精神，掊擊而知。夫道窅然難言哉！將爲汝言其崖略。夫昭昭生於冥冥，有倫生於無形，精神生於道，形本生於精；而萬物以形相生，故九竅者胎生，八竅者卵生。其來無迹，其往無崖，無房無門，四達之皇皇也；邀於此者，四枝強，思慮恂達，耳目聰明；其用心不勞，其應物無方。天不得不高，地不得不廣，日月不得不行，萬物不得不昌，此其道歟？且夫博之不必知，辯之不必諱，聖人以斷之矣。若夫益之而不知益，損之而不知損者，聖人之所係也。淵淵乎其若海，魏魏乎其終則復始也！運量萬物而不匱，則君子之道，彼其外歟？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，此其道歟？中國有人焉，非陰非陽，處於天地之間，直且爲人，將反於宗。自本觀之，生者暗應物也；雖有壽夭，相去幾何！須臾之說也，奚足以爲堯、桀之是非！果蓏有理，人倫雖難，所以相齒。聖人遭之而不違，過之而不守，調而應之，德也；偶而應之，道也；帝之所興，王之所起。

也。人生天地之間，若白駒之過卻，忽然而已；注然勃然，莫不出焉；油然漻然，莫不入焉；已化而生，又化而死；生物哀之，人類悲之。解其天弢，墮其天袞，紛乎宛乎，魂魄將往，乃身從之，乃大歸乎！不形之形，形之不形，是人之所同知，非將知之所務也；此衆人之所同論也。彼至則不論，論則不至，明見無值，辯不若默，道不可聞，聞不若塞，此之謂大得。」北游篇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，乃南方之沛，見老聃。老聃曰：「子來乎？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；子亦得道乎？」孔子曰：「未得也。」老子曰：「子惡乎求之哉？」曰：「吾求之於度數而未得也。」老子曰：「子又惡乎求之哉？」曰：「吾求之於陰陽，十有二年而未得。」老子曰：「然！使道而可獻，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；使道而可進，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；使道而可以告人，則人莫不告其兄弟；使道而可以與人，則人莫不與其子孫；然而不可者，無它也；中無主而不止，外無正而不行。由中出者，不受於外；聖人不出。由外入者，無主於中；聖人不隱。名，公器也，不可多取。仁義，先王之遺廬也，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處，觀而多責。古之至人，假道於仁，託

宿於義，以遊逍遙之虛；食於苟簡之田，立於不貸之圃；逍遙無爲也；苟簡易養也；不貸，無出也；古者謂是采真之遊。以富爲是者，不能讓祿；以顯爲是者，不能讓名；親權者，不能與人柄；操之則慄，舍之則悲；而一無所鑒以闕其所不休者，是天之戮民也！怨恩取與，諫教生殺，八者正之器也；唯循大變，無所湮者，爲能用之。故曰：「正者正也；」其心以爲不然者，天門弗開矣！據莊子天運篇老子曰：「夫道於大不終，於小不遺，故萬物備廣；廣乎其無不容也；淵乎其不可測也；形德仁義，神之末也，非至人孰能定之！夫至人有世，不亦大乎；而不足以爲之累。天下奮楸而不與之偕；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；極物之真，能守其本；故外天地，遺萬物，而神未嘗有所困也。通乎道，合乎德，退仁義，賓禮樂，至人之心，有所定矣。世之所貴道者書也，書不過語，語有貴也。語之所貴者意也，意有所隨。意之所隨者，不可以言傳也；而世因貴言傳書！世雖貴之哉，猶不足貴也；爲其貴非其貴也！故視而可見者，形與色也；聽而可聞者，名與聲也。悲夫！世人以形色名聲爲足以得彼之情！夫形色名聲，果不足以得彼之情，則知者

不言，言者不知，而世豈識之哉！

「禮上子天達信。以上孔子見老
子而問禮，老聃語之。」

孔子曰：「吾聞諸老聃曰：『天

子崩，國君薨，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，禮也。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。君去其國，太宰取羣廟之主以從，禮也。祫祭於廟，則祝迎四廟之主。主出廟入廟必蹕。』

老聃云：『曾子問曰：『葬引至於壙，日有食之，則有變乎？且不乎？』孔子曰：『昔者吾

從老聃助葬於巷黨，及壙，日有食之。老聃曰：『丘！止柩！』就道右，止哭以聽變。既明，

反而後行，曰：『禮也！』反葬而丘問之曰：『夫柩不可以反者也，日有食之，不知其

已之遲數，則豈如行哉！』老聃曰：『諸侯朝天子，見日而行，逮日而舍奠。大夫使，見

日而行，逮日而舍。夫柩，不啻出，不莫宿。見星而行者，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？日

有食之，安知其不見星也？且君子行禮，不以人之禍忌。』吾聞諸老聃云：『孔子

曰：『吾聞諸老聃曰：『昔者史佚有子而死，下殯也，墓遠，召公謂之曰：『何以不棺斂

於宮中？』史佚曰：『吾敢乎哉？』召公言於周公。周公曰：『豈不可？』史佚行之，下殯用棺衣棺

自史佚始也。』子夏問曰：『三年之喪，卒哭，金革之事無辟也者，禮歟？』孔子曰：『

吾聞諸老聃曰：『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。』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，吾弗知也。

「按禮記曾子問。」

初南宮敬叔言魯君曰：『請與孔子適周。』魯君與之一乘車，兩馬，一豎子，俱

適周；蓋問禮於老子云。

按史記孔子世家及本傳。

老子修道德，其學以禮爲忠信之薄，然處不遠俗

而爲周史，守其藏室，以故明於禮而能對孔子之問也。

以上孔子問禮於老子。

居周久之，見周之衰

迺遂去，至關，關令尹喜曰：『子將隱矣！彊爲我著書！』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，言

道德之意，五千餘言。

據史記本傳。以上著書上下篇。

其問道從游之可考見者，有陽子居，有崔瞿，有士

成綺，有庚桑楚，有柏矩，而庚桑楚爲著，莊子特紀其事而因以題篇者也。陽子居南

之沛，老聃西遊於秦，邀於郊，至於梁而遇老子。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：『始以汝爲

可教，今不可也！』陽子居不答，至舍，進盥漱巾櫛，脫履戶外，膝行而前曰：『向者弟

子欲請夫子，夫子行不閒，是以不敢。今閒矣，請問其故。』老子曰：『而睢睢盱盱而

誰與居！大白若辱，盛德若不足。』陽子居蹴然變容曰：『秋聞命矣！其往也，舍者迎

將其家，公執席，妻執巾櫛，舍者避席，煬者避寧，其反也，舍者與之爭席矣！

按莊子寓言篇。

陽

子居見老聃曰：『有人於此，嚮疾彊梁，物微疏明，學道不勸，如是者可比明王乎？』老聃曰：『是於聖人也，胥易技係，勞形怵心者也。且也虎豹之文來田，援狙之便，執鰲之狗來藉，如是者可比明王乎？』陽子居蹴然曰：『敢問明王之治？』老聃曰：『明王之治，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，化貸萬物而民弗恃，有莫舉名，使物自喜，立乎不測，而遊於無有者也。』按莊子應帝王篇。崔瞿問於老聃曰：『不治天下安臧人心？』老聃曰：『汝慎無撓人心！人心排下而進上，上下囚殺，淖約柔乎剛強，廉剌彫琢，其熱焦火，其寒凝冰，其疾俛仰之間，而再撫四海之外，其居也淵而靜，其勤也縣而天，儼驕而不可係者，其惟人心乎！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撓人之心，堯舜於是乎股無肱，脛無毛，以養天下之形，愁其五藏以爲仁義，矜其血氣以規法度，然猶有不勝也。堯於是放讜兜於崇山，投三苗於三峽，流共工於幽都，此不勝天下也。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！天下有桀，跖上有曾、史，而儒墨畢起，於是乎喜怒相疑，愚智相欺，善否相非，誕信相譏，而天下衰矣！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！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！於是乎斲鋸制

焉，繩墨殺焉，椎鑿決焉！天下脊脊大亂，罪在擾人心，故賢者伏處大山嵒巖之下而萬乘之居，憂懷乎廟堂之上！今世殊死者相枕也，桁楊者相推也，刑戮者相望也，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，意甚矣哉！其無愧而不知恥也甚矣！吾未知聖知之不爲桁楊接摺也？仁義之不爲桎梏鑿柄也？焉知曾、史之不爲桀、跖嚙矢也？故曰：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。據莊子在齊篇。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：『吾聞夫子聖人也，吾固不辭遠道而來，願見，百舍重趂而不敢息，今吾觀子非聖人也！鼠壤有餘蔬，而棄妹不仁也！生熟不盡於前，而積斂無崖！』老子漠然不應。士成綺明日復見，曰：『昔者吾有刺於子，今吾心正卻矣，何故也？』老子曰：『夫巧知神聖之人，吾自以爲脫焉！昔者子呼我牛也，而謂之牛；呼我馬也，而謂之馬。苟有其實，人與之名，而弗受，再受其殃！吾服也，恆服，吾非以服有服。』士成綺雁行避影，履行遂進，而問修身若何？曰：『而容崖然，而目衡然，而頰頰然，而口闢然，而狀義然，似繫馬而止也；動而持，發也機，察而審，知巧而覲於泰，凡以爲不信，邊竟有人焉，其名爲竊！』據莊子天運篇。柏矩學於